

“瓜神”爷爷

○ 廖海云

我的爷爷是一位能工巧匠。村里的泥瓦、木工活，修房盖屋中的许多活计，他都是行家里手。村子里很多房子都是他领人盖的，所以谁家屋子上有几根梁、几根椽子，甚至几块砖头、几块瓦，他都说得清。他还是方圆几里有名的种瓜能手，人们习惯叫他“瓜神”，这个绰号比他的真名还响亮。

爷爷种的西瓜又甜又沙，入口即化。每到卖瓜的季节，他种的瓜用不着到街上卖，瓜贩子争先恐后地到家里抢。他有时候也愿意把瓜推到集上售卖：八仙桌上撑一把油布伞，他往伞底下一坐，瓜贩子立马围了上来。有的称瓜，有的帮着收钱。因为他的瓜卖不完，别人开不了张，没买卖做。他的西瓜有红瓢、黑籽的“黑珍珠”，有白瓢、白籽的“雪莲”，还有黄瓢、黑籽、绿皮的“蛋黄帅”，以及黄瓢、白籽、外皮绿白相间的“间白脸”。

爷爷不但西瓜种得好，甜瓜种得也很好。他种的甜瓜品种多，香甜可口。有黑绿皮、雪白瓢、红籽的“冰糖瓜”，有翠绿皮、红瓢、黑籽的“一口蜜”，有绿皮、黄籽、黄瓢的“一窝蜂”，有白皮、白瓢、红籽的“脆瓜”，都是吃一口甜蜜蜜，吃在嘴里，香在心里，甜在骨头里。

爷爷种瓜很讲究，什么瓜施什么肥，什么时候长秧，什么时候起沙，他都胸有成竹。他会根据瓜的生长需要

浇水施肥。在西瓜起沙的时候，他还要开个“小灶”，施上一遍香油渣子，据说这样长的瓜才会香气四溢。

每年秋天，我们家的院子里、围墙上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葫芦，里面装的是不同的瓜种。被选中的种子瓜个匀、蒂正，爷爷会专门插上棒子做标记。哪个葫芦里面是什么种子，只有爷爷知道。周围的瓜农经常到爷爷那里讨要种子。

小时候，我最喜欢干的事情，是到瓜棚里给爷爷送饭。每遇到下雨天，我穿上爷爷专门为我编的蓑衣。那蓑衣用高粱叶编织而成，从上到下一层比一层长，爷爷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“公主裙”。头上再戴一顶用高粱秸皮做的帽子，红白相间，爷爷说这叫“瓜皮帽”。母亲用陶瓷罐给我盛上一碗半小米南瓜粥，再带上两个咸鸡蛋、一个半花卷——花卷是一层白面裹一层高粱面。这是爷爷的“专利”，别人没有这样的待遇。爷爷吃整碗饭、整个馍，我吃半碗饭、半个馍，但咸鸡蛋一人一个。

回来的时候，爷爷还会在我的篮子里放上一个大面瓜、一个大甜瓜。有些是歪把的、扭花的，我们叫它“转弯头瓜”，模样周正的瓜，爷爷要留着卖钱。我每次回来，弟弟妹妹们都会跑出家门接我。我当时也很得意，犹如一个得胜回朝的将军。

秋时一场雨

○ 陈裕

秋雨来了，凉凉的，却不冷，带着秋的温情。

这雨从灰蒙蒙的天上落下来，像一匹被风扯开的素绢，细细的、密密的，织成一张无边无际的网。网住了远野，网住了近树，也网住了窗前这一方小小的天地。窗是开着的，一股清冽的气息扑面而来。那是泥土被浸润后的芬芳，是草木洗去尘埃后的清新，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属于秋天的凉意。

我没有关上窗，特意让雨跳进来。雨丝落在阳台上，发出极细微的“沙沙”声。那声音很轻，像一声叹息，又像一句低语。它不催促，也不喧哗，只是自顾自地落着，从容而笃定。对面的楼宇在雨幕中一会儿变得模糊，一会儿变得清晰。更远处的房屋轮廓柔和了，色彩也淡了，仿佛一幅未干的水彩画，笔触间透着朦胧的诗意。楼下的梧桐树，叶子黄了五六分。雨滴打在叶面上，汇聚成一颗颗晶莹的水珠，颤巍巍地悬在叶尖，最后承受不住重量，倏地滑落，砸在下面的泥土里，溅起一朵朵微小的水花。偶尔有几片叶子耐不住这微凉的催促，打着旋儿飘落，静静地躺在积水中，随波轻漾。那姿态，不悲不喜，只是顺应着自然的节律，完成一次安静的告别。

“一场秋雨一场凉。”这凉，让肌肤感知到了温度的些许变化，也让经历

过夏燥的心沉淀下来。回想那夏日的雨，热烈有余，也奔放，那是一种不管不顾的宣泄。而眼前这秋雨，是克制的、内敛的，带着一种宣泄后的从容。此刻，天地不需要它的洗礼，它也不急于证明什么。这雨只是静静地落着，万物在它的浸润中，停下来思索着，思索着……雨丝如织，也织起我斑驳的回忆。

童年时的秋雨，总是和一缕香气混在一起。雨后的庭院，空气里弥漫着甜丝丝的香气，那是桂花被雨水洗过后的味道，清甜中带着一点微涩，沁人心脾。祖母搬出竹椅，坐在雨棚下，一边做着针线活，一边听雨打树叶的沙沙声。那声音清脆而悠长，像一串古老的音符，在岁月的长廊里轻轻回荡。

秋日的雨，携着季节寄来的信。信里书写了一份凉意，书写了一份清醒。胸中的浮躁、心头的尘埃都在这雨里褪去。在这微凉的雨丝中，人容易变得沉静，容易想起一些已遗忘的往事，一份思念的情愫也会滋生。雨点小了，细了，雨声歇了，而天色却并未放晴，灰色的云依然赖着不走。这场秋雨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，布下一片秋意。

人生亦如这秋雨，不必总是轰轰烈烈，不必总是急于求成，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，完成一次沉淀，一次洗礼，即便岁月已深，人生的脚步亦从容。

连载 74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武俊岭

谢榛来到，进屋便大声呼喊于鳞。李攀龙笑笑，说，近来写诗多吗？有美人陪着。

谢榛不好意思了，说，于鳞与老哥开玩笑。

开玩笑？没有。我说的是真的，诗歌是离不开美酒与美人的。你说吧，次梗？

卢楠点点头，对谢榛说，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，茂秦不必避讳。

谢榛喃喃道，你们年轻，你们是小青年。

众人听了谢榛的话，哄堂大笑。

张大中留下同知在府衙当值，其他官员全部前往卫河大船，招待各方诗人。

正是卫河水大之时，水面有一里多宽。河水泛着浪花，往东急急流着。河流转弯处，泊着一只大船。大船由六根缆绳固定着，轻微起伏。大船之上，有十个船室做为饮酒之所。船家听说是知府宴客，就把最大的一间收拾干净。

张大中在主陪位上坐下。主宾，自然是远道而来的王世贞了。次宾位，谢榛、卢楠、李攀龙推让了一通，最后还是年长的谢榛坐了。李攀龙自告奋勇，当了副陪，并且让卢楠坐在他的右边。府里的其他官员，两个打横，其余的便随便坐了。十几个人，满满一桌子。

菜十分丰盛，有卫河里的鱼虾，有太行山的山珍，热腾腾香喷喷地端了上来。酒自然也是好酒。

谢榛坐在次宾位上，大船轻微摇晃，河水从船舷边流过。不时，还可以看到一只鱼儿跳出水面，然后啪地一声落入水中。他很惬意。李攀龙、王世贞对他态度的转变，让他心生温暖。张大中一

班官员对他的赞扬，也很受用。他朝卢楠使个眼色，意思是放开喝吧。

卢楠会意，笑了一笑。

张大中站起来说话了，声音热情：各位，大名今天幸运，迎来这么多大名头的诗人。首先感谢王大人，从青州那么远的地方过来。再就是感谢谢先生，能够屈尊来到大名小住，让我及同僚们受益匪浅。还有卢先生，从浚县来到，让我们很是受教。最后，说说我的同年李大人，我们是嘉靖二十三年的进士。李大人不只诗写得好，官当得也顺。他很快就三年期满，照例要升官了。而我却刚刚来到大名出任知府，晚了整整三年！

一席话，说得王世贞、谢榛、卢楠、李攀龙十分受用。于是，热烈地喝起酒来。不大会儿，一人便喝下去半斤多酒。

李攀龙站起来，大声说，来大船之前，我与张知府交流了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知府，不能多陪兄弟们。这顿酒后，大名府留下刘知事款待大家。我与张大人各自回去，打理政务。大家在这条船上，可以连喝三天。为了表达歉意，我出五十两银子。

王世贞站起来，说，你们两个知府大可随时，我与茂秦、次梗就不客气了。我们酒后写诗，写诗后喝酒。

说完坐下。

谢榛也站起来，说于鳞，你走可以，这一顿你得喝好。喝不好，大家不让你走！

李攀龙笑笑，说，我已让随从雇了马车，不醉不走。

这一阵酒喝得痛快淋漓，很多人都醉了。谢榛端着杯子，摇摇晃晃走到李

攀龙身边，杯中洒洒了一半。他说，于鳞，于鳞，老哥与你喝一杯。说完，伸手去碰李攀龙的杯子，碰罢便往嘴里灌，却没有完全喝下去，洒到脖子里一点。他一下子搂住李攀龙，说，于鳞，我连严府大门朝哪都不知道。骗你，我不是人！

李攀龙虽然也醉了，但不是很厉害。他毕竟比谢榛年轻十八九岁。看到谢榛说了醉话，只好慢哄劝阻，说，不提严嵩，不提严嵩。

我没看到过严嵩家的大门，我没看到过。

李攀龙把谢榛扶回座位，正想回到副陪位置上。王世贞过来拉住他，说于鳞，你给子与、子相、明卿写信了吗？对了，你给公实写信了吗？

李攀龙吃了一惊，看来元美也晕了，怎么能说给死去的公实写信呢？但他知道，醉汉的话不可当真，不可认真回答。于是便说，写了写了，写了好几封呢。

谢榛站起来，左搂李攀龙、右搂王世贞，大声说，倒酒，倒酒，给倒上酒，我们兄弟三个喝一个。

伙计连忙跑过来，往三人手里各放一只新杯，倒满。三个人把杯子碰一碰，喝了下去。然后哈哈大笑着，回到各自的座位上。

卢楠也喝得差不多了，但比谢榛、王世贞好一些。他对李攀龙说，于鳞，停会儿你回顺德就是了，我陪着王大人、谢茂秦喝。对了，咱俩再喝一杯吧！

张大中毕竟是一方官员，即便是喝酒，心里仍然装着府里政务。他的酒量很大，但放开的时候极少。今天，他只敬过王世贞、谢榛、卢楠酒，与李攀龙还没

有喝呢。这时，他走到李攀龙身边，说，于鳞，咱俩好歹也得表示一下。来，祝你仕途顺利！

两个人象征性地喝了一口，没有喝干。

李攀龙与张大中相比，吃亏在大名府的官员要敬他酒，而张大中则不用理会下官们。所以，喝到最后，保持清醒的就剩大名府的官员了。特别是刘知事，必须在大船上侍候三位大名士，更不敢把自己喝醉了。

李攀龙把王世贞、谢榛、卢楠聚到一起，说，停会儿我就走了，你们继续喝。这样，我们四个喝一杯。

最后，张大中、李攀龙一同离开大船，握握手，各回府衙。稍后，大名府其他官员离去。这样，船室里只剩下王世贞、谢榛、卢楠、刘知事，还有两个伙计了。

王、谢、卢三人，已是喝不动了。两个伙计一次一个，先后把三人扶至房间，睡下。

三人一直睡到第二天半下午，才先后醒来。三人洗漱之后走到一起，卢楠说，茂秦兄，今天就我们三个了，连上刘知事四个，何不把芷兰请来，弹奏一曲琵琶，以助酒兴。

谢榛看看王世贞。王世贞说，我也正有此愿，还望茂秦兄应允。

谢榛说，这有何难？让刘知事派人把她接来就是了。

一乘小轿，把芷兰接至大船之上。其时，天色已黑，大船各处挂起灯笼。船室里，蜡烛明亮，酒菜摆上。芷兰在舱里一角坐着，低头调试着琵琶。

(未完待续)